



岁月往复，静立读夏

□ 杜明芬

光阴复去如斯，林花一谢匆匆。夏日的雨将闲置的茶盏斟满，清脆的蛙鸣惊醒了池塘的睡莲，老墙上的爬山虎卷起了胡须，连车轴草也一片一片写在了夏日这本书的前面。

关于夏日，关于封面，关于绿。夏日的书一定是与绿有关，青绿的草尖、墨绿的深潭、苍绿的松柏、黛绿的群山……连空气都带着绿的醉意，葱绿、石绿、铜绿、暗绿、浅绿、绿油油、绿茸茸、绿莹莹，满眼的绿被做成了夏的书签，东边一抹，西边一簇，生命的气息浓郁得化不开。“懒摇白羽扇，裸袒青林中”“梅子留酸软齿牙，芭蕉分绿与窗纱”“晴日暖风生麦气，绿阴幽草胜花时”“绿阴不减来时路，添得黄鹂四五声”……古人留下的诸多关于夏的诗篇，大多与绿有关。阴阴

夏木，如碧玉、如翡翠，徐徐地拉开了一场名为夏日的序幕。

关于夏日，关于内容，关于植物。翻开夏日书，最让人瞩目的一定是植物。高大葳蕤的法国梧桐，散发针尖光芒的江南油松，坚硬挺拔的常绿构骨，还有成片成片的紫花酢浆草……都是夏日的诗行，零星的词句里写下的都是它们对生活的向往。如果可以，我也要成为一株植物，可以不高大不芳香，但一定要活得张扬，能迎着骄阳不遗余力地缓缓生长。我一直觉得植物的身体里一定藏着一颗名叫“夏日”的心脏，他们永远都在热烈的光阴里活得张扬生动！不畏炎热，甚至活得轻灵，不管是温婉贤淑的水边鸂尾、清雅端然的池上青荷，还是繁盛苍绿的灌木海桐、娇俏可爱的绣球荚蒾，它们都在夏日的光阴里摇曳着诗歌的韵脚，一行一行

写满了关于夏的篇章。

关于夏日，关于结局，关于青春。老去的人的头上簪上了一朵纯白的栀子，倚着竹椅，喝着清茶缅怀年少的光阴。曾经的青春啊如夏日般热烈，却经历着一场又一场的离别。他说要离开老城去北疆，她说要离开小巷去水乡，你说你要留在离家很近的地方……原来约好要同行的人，还是免不了天各一方。席慕蓉说：“青春是一本太仓促的书”，青春的确太过仓促，到最后还是上演着一出出别离。可是啊，回忆在夏日里变得浓烈，生动的文字在书里泛着柔光。青春写在夏日这本书的结尾之处，只有四个字，那便是：未完待续。

河边有柳，掩映满城的绿，粉墙黛瓦的庭院里，种满了蔷薇。时光慵懒，我轻翻开夏日这本精美的书，忍不住一读再读……



种地山水间

□ 李秀芹

初夏时节，老伴回家兴冲冲地说，他发现了一处好地方，有山有水，是个休闲的好地方，而且水湾旁的那片杂草可以开垦出来种菜。

下午，我和老伴便去实地考察了，老伴所指的地方离我家有三四里路，原来这里也搞过建设，河湾用石栏杆围起来了，估计后来不想在这里开发了，也便荒废了。但这里是山地，土太薄，不适合种菜，否则早有人捷足先登了。老伴不想放弃，他说土少没事，可以从山下挪土过来，愚公都能移山，况且现在的运输工具比愚公那时高级多了。

我和老伴费了一周时间将杂草、乱石收拾干净，老伴镐头、锄头齐上阵，将地刨松软，接下来就是“移土”工程了，我负责骑着电三轮载土，老伴负责装卸，用了十天时间，大功告成。

新开的菜地紧挨水湾，取水方便，菜地每天一浇，几天时间种子就破土发芽了。老伴又将菜地周围用树枝做的木栅栏围了起来，还留了个小木门，平时我们不在时就用锁锁上，防止菜地被调皮孩子破坏。

自从开垦了新菜地，我便有了挂心事，每天都挂念着菜地里的菜。下午，太阳西斜，日头不那么毒了，我便喊着老伴去菜地，拔草、施肥、松土、浇水，每天忙一小时，中途累

了便坐在石头上看看山，看看水，一天的烦恼都抛之脑后了。

休息日，孩子们都回来了，下午我和老伴也雷打不动要去菜地看看，儿孙自然跟着去菜地劳作。忙完了，一家人围坐在水湾旁休息纳凉，老伴和儿子取出鱼竿垂钓。水湾里的鱼儿很小，垂钓不过是乐趣，钓上来放水桶里，走时再由孙辈放生。

现在菜地已经有了收成，豆角和黄瓜都成熟了，遇到有人去水湾旁散步，老伴便分送一些出去。孙女吐槽说，费心劳力种半天，最后送出去一多半，白费了那么多力气。老伴教育孙女说，力气没有白费的，劳动最锻炼身体，现在人缺少接地气的运动，我开垦这块荒地，主要目的是为了锻炼身体，再就是锻炼心灵。

老伴送菜给他人，他人便回赠一个笑脸，老伴心情愉悦了，这就是心灵“锻炼”。至于身体锻炼，他算是摸准了我是个“地谜”，农民出身，对种地有种天生的责任感，只要种就要种好，每天都得到这里劳动一番，强迫自己锻炼了身体，还观赏了自然风光。

种地山水间，是老伴独创的“田园”式锻炼，不仅让我在这个夏天动了起来，家里大小孩子也跟着劳动起来，心情也在野外舒展开来，怡情、养身、养出一个健康的夏天。

孤独里的繁华

□ 雨凡

行走尘世，放眼芸芸众生，无一交心知己者，为孤独；夜深人静，独处一室，只身对只影，为孤独。但在孤独无力的日子里，过出一份繁华，需要将平淡过成美好，需要摆脱尘缘繁杂的琐事，沉静内心，走进心灵的净土，需要“看山不是山，看水不是水”。

前几天，一个体质羸弱的友人，一场心脏瓣膜置换手术后，在家休养期间，又生了肺结核病。他在微信上跟我说，命运如此不济，自己不能挣钱还要花钱，拖家人的后腿，想想活着真没意思。

我知道他的情况，第一场病时，兄弟姐妹都给予经济上的援助。一场大病连着一场让人不能待见的病，一家人上学的上学，挣钱的挣钱，他一个人在医院里隔离治疗，他是真正的孤独了。是一

种情绪低迷，看不到前途，将心搁置在荒蛮之地的孤独。

我的孤独生活源于一场突如其来的病，一个人的疼痛，一个人的治疗，一个人从斗室到病床，又从病床到斗室。外面喧闹的世界，纵有“万千繁华”仿佛与我无关。如此反反复复之后，我沉下心来，有了云淡风轻的心境，人可孤独，不可孤僻，一个人，也可独自芬芳。

想起旧时父辈们的生活，那是一个没有网络、电视传媒的时代，甚至于没有一台不很起眼的收音机，除了蛙鸣虫叫，鸟语鸡鸣，基本生活在一个静寂空泛的世界里，日子在不紧不慢里走过春夏秋冬。记忆犹新的是村子里有一个哑巴女人，男人生病死了，她一个人带着两个孩子，日出而作，日落而歇，有条不紊地安排农事，晚上，在灯下缝补做鞋，冷了，给孩子添加衣服，热了，给

孩子摇扇取风，整日里默默无声，村民也很少与她“交流”。

那时，我们孩子们调皮，经常追在她的身后，故意大声地叫她，有时学着大人吵架时骂的脏字眼，她却像没听见似的，有时猛然间回头，看见我们，报以一个轻风般的微笑，这是她脸上常常带着的笑容。渐渐地，我懂了，她的心里有期盼，盼着春播夏长，秋收冬藏，盼着两个孩子羽翼渐丰，成长，成人。或许这是她一个人的似锦繁华，是她在孤独无声的世界里，独自尽享的一份繁华。

人生路上，我们都是孤独的行者，有相遇，就有分离，有相守，就有背叛。缠缠绕绕，跌跌绊绊，渺渺茫茫……但是，只要学会，在惆怅的迷雾中找一线幽光，在凄沧的寒凉里学会坚强，就会在孤独里走出自己的繁华。

陪父母过三伏

□ 王丽

父母在老家，每年三伏天，我们都要和他们一起过。

老家树多山大，自然比城里凉快，最主要的是还能吃各种美食消暑，即使是炎热的伏天也过得有滋有味。

有句老话，叫做“头伏饺子二伏面，三伏烙饼摊鸡蛋”。父母常年围着庄稼转，我们回来歇伏后，他们就围着我们转了。从饺子开始，一直吃到鸡蛋饼，每天都有新花样。地菜馅儿的饺子，怎么都吃不够，滴上几滴辣椒油更加美味。饭后泡杯蒲公英或金银花茶，加点干菊花，清爽可口。

父亲磨面粉前，总要将新麦再晒晒。金黄的麦粒变成雪白的面粉，散发着淡淡的麦香，然后变着花样滋润着我们的味蕾。疙瘩汤是最容易的，把面粉放在碗里，加

上水后一边搅拌，一边慢慢倒入煮沸的开水里，入锅即成疙瘩，再配上西红柿类的蔬菜，色香味俱全。刀削面要麻烦些，父亲和面，母亲用刀削。上下翻飞间，面团被削成薄片纷纷入锅，翻滚成好看的模样。火烧耙是父亲最拿手的，和好的面团里加些蔬菜，捏好后放锅里烙。一定要用小火，慢慢烙成焦黄的样子，浓郁的香味溢出来时就成了。火烧耙又香又烫，往往是吃一口要吹一下，即使吃得龇牙咧嘴也舍不得放手。我们吃各种面食时，父母总是忙着添这加那。面粉的“七十二变”，不变的是父母的爱。

父亲知道我们喜欢吃老家的西瓜，每年都要在山上种点。父亲的西瓜从来不撒化肥，种在生地里，因此特别好吃，个个都是沙瓤。吃瓜前，我们总是喜欢把西瓜泡在井水里。不到一个小时就可以取

出，一刀下去，“啪”的一声西瓜分成两半，那声音格外好听。被井水浸过的西瓜，又凉又甜，像冰镇西瓜一样，只是不伤胃。就这样，我们常常把西瓜泡在井水里，也把三伏天泡得清凉无比。

每天晚饭后，母亲早就用开水泡好了艾蒿，嘱咐我们去洗澡。艾蒿叶被开水泡过，散发着浓郁的香味。洗过澡，拿把扇子去乘凉，是最惬意的时光。天还没黑，父亲就点燃了自制的蚊香，就是用干艾蒿加稻草做成的，淡淡的白烟四处飘散，让蚊子望而生畏。我们则坐在竹床上，东一句西一句聊天。偶尔有萤火虫飞过，大家争相拿扇去扑拿瓶去捉，把宁静的夏夜渲染得热闹无比。有时什么都不说，细数天上的星星，一点点感受着时光的美好。

母亲常说，伏天也是福天。陪父母过三伏，真是人生的福气。

征稿启事

“齐迹”副刊为宣传推广齐文化而生。因为齐文化的兼容并包特性，她也接纳广义上的齐文化稿件，比如涉及聊斋文化、鲁商文化、黄河文化等与本土文化相关的内容。

投稿邮箱：lzc_bfk@126.com，或登录“文学现场”网站，选择晨报《齐迹》副刊板块投稿。来稿请注明联系电话、通讯地址、邮政编码。谢绝一稿多投。